

我们的年·走基层

又到忙年时,胶东半岛的母亲河——大沽河畔的谈家庄村也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季节。从清末开始,这个大约400户的小村庄制香的手艺已经传承了四代人。虽经过历史变迁、时代变换,制香工艺不断进步,谈家庄的黄香却一直是胶东半岛地区老百姓公认的“头牌”。

►黄香在初步制作出来并晾晒后,需要进一步压直。



本报记者探访胶州百年制香村

二十多道工序制成小小一支香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震

制香工艺传承百年  
工人都是村里老人

11日下午,记者来到胶州市胶东街道谈家庄村,因为该村被大沽河和胶莱河环绕其中,所以谈家庄与周边的圈子里村及刘家店村并称为“河里三村”。在当地人眼中,河里三村水土极为养人,盛产美女,能够娶到河里三村的姑娘一直被视为一种荣耀。而在谈家庄村,这里除了美女出名之外,制作黄香的技艺也在胶东半岛鼎鼎有名。

沿大沽河河堤进入谈家庄村,不远处就是村民谈伟的黄香加工厂,作为村里第四代制香人中的佼佼者,谈伟每年到了腊月里都非常忙碌。在谈伟的带领下,记者进入他的加工厂,虽然名为加工厂,但是记者发现这里其实更像农家聚会,十几名老人在一间大屋里生起火炉,坐在马扎上一边聊着天一边制着香,时不时地还哼上几句小曲,欢声笑语中丝毫感觉不到工厂内工作节奏的紧迫



压好的黄香需要放在透气网板上晾晒三天。

感。谈伟说,这里的工人都是村里的村民,大部分都60岁以上,每到年底他们都会来制香。单靠着制香,这些老人每月就可以赚到超过2000元。

谈家庄的制香传统从何而来呢?据谈伟介绍,清朝宣统年间,村里有一个叫谈麟志的小伙子外出谋生,一路南下到了广东江门一带,在那里他见到当地制香工艺非常发达,便悉心学习,后来将技术带回到村里。经过百余年的传承,如今这门手艺传到谈伟这里已经是第四代了。

机器已完全取代手工  
利润可达三成

“以前是纯手工制香,现在则全部改成了机器。”谈伟说,机器取代手工制香已经7年多了,但是制作工序却是差不多的。他们会先将榆木、木粉、香料等原材料按比例打碎之后放入机器制香,然后将其放入合适的容器进行晾晒,等黄香晒干之后便可包装出售。“说起来其实挺简单,但做起来是不一样的。”谈伟说,制香总共要有

20多道工序,任何一道工序出问题,香的味道就会不一样。谈伟介绍,现在他的工厂一年可制香10万余封(一封5把),售价在7-18元之间不等,制香的利润可以达到30%。

起起伏伏,谈家庄的制香产业经历不断的发展,从最多的20余家加工厂,到现在稳定在5家。这项工艺传承百年而不衰,当然有它独到的一面。村里第三代制香人——年近八旬的高惠义告诉记者,谈家庄制香的发展与靠近大沽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制香最重要的是原料和水源。”高惠义说,现在制香和以前不同,如今交通十分发达,什么原料都可以从外地购入,但是在几十年前受到交通条件的限制,有时要靠就地取材。大沽河畔的谈家庄村不光水源充足,原料也十分充裕。在那个年代,制香的主要原料榆木有时会缺失,村民便会就地取材到河边寻找一些灌木作为替代品,这就解决了一大部分的原材料问题。此外,河边广袤的滩涂也为晒香提供了优良的场地,谈家庄制香的条件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已申报非遗  
村民欲自建博物馆

在谈伟工厂的一个角落里,记者看到了不少他们当年手工制香的工具,谈伟说,这些东西可都是他的宝贝。“2015年的时候,我们将我们村的制香手艺申报了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谈伟说,虽说现在还没有申报成功的信息,但他信心十足。在谈伟的计划里,他不但要继续制香,还要将制香当成文化去传承。

“今年我将建起一个展厅。”谈伟说,展厅内要把一些古老的照片、工具、制香人物统统展示出来,免费向对制香感兴趣的市民开放,同时他还打算联合村里其它制香的加工厂,共同出资建一座“谈家庄制香博物馆”,并加入大沽河旅游的景点当中,这些举措也是想让村里的年轻人不要看轻制香这门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我47岁了,村里目前还没有比我更年轻的制香人。”谈伟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制香手艺继续在谈家庄传承下去。

没对象、没钱、没时间,饭局、加班、赶文件

近九成受访人群患上“年底焦虑症”

当我们小的时候,每次快过年,就会不由自主兴奋起来,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压岁钱,更多的美食和更多的玩伴。可当我们长大了,春节却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烦恼。中国青年报最近一项调查显示,86.4%的受访者均表示自己患有“年底焦虑症”,他们因为没对象、没钱、没时间而陷入各自的焦虑之中,难以自拔。

本报记者 陈玮 周国芳

“大龄单身女青年”  
年末疯狂安排相亲

张敏华今年32岁了,是从农村打拼到省城的白领,目前任济南高新区一家房地产公司的策划部主管。她前几年一直打拼干事业,虽然谈过两个男朋友,但都因为工作太忙疏远了感情而分手,等事业终于稳定了,年纪也过了30岁。现在,她成了朋友同事口中的“大龄单身女青年”。不过,她最近开始频繁相亲,基本每天都安排一场。“晚上没时间就中午见

面,有时候一晚上见两个。”张敏华说,她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春节回家能给老人有个“交代”。

像张敏华这样患上“年底焦虑症”的人并不少。除了忙着相亲的焦虑人群,“饭局达人”中不少也患上了“年底焦虑症”。济南的一名白领刘晓杰说,从去年12月中旬开始的连续20天,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有饭局。“其中多数都是我不想参加,又不得不参加的聚会。”

此外,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因为难以应对单位里频繁的加班,而患上了“年底焦虑症”。2008年,李杰入职省直一家机关单位,这一工作就是八年。如今,

虽是科长级别,但他还只是科室里的工作人员。最近,因为临近年终部门总结会,各式各样的总结讲话和文件堆积到李杰所在的部门,李杰就不得不开启了“白加黑”、“5+2”的工作模式。

亲朋之间的寒暄  
没必要都放心上

“从小孩到老人,无论男女、年龄,毫无疑问都会存在年末的焦虑症状。尤其是现在劳动力的流动,让很多农村人在城里谋生,这部分人渴望春节可以衣锦还乡,所以经济压力大。”山大二院心理医学专家郭公社介绍,工作上加班多、应酬

多,生活上单身男女解决个人问题难,学生学业考试压力大,有的大学毕业生则是找工作压力大,虽然原因各异,但是年底焦虑症的确存在于各类人群中。没钱、没对象、没时间,这成为年底焦虑群体的共同症状。

郭公社建议,不要放大自己在别人心中的重要程度,过年时亲朋之间的寒暄很多时候只是“礼节性”的,没必要完全放在心上。应该学会放松心态,给自己积极的自我心理暗示。要尽量寻找能转移注意力的事情,进行变相的放松。年末的消费开支压力则需要做合理的计划和安排,避免攀比心理。